

丁玲文集

第七卷

I217.2

113

3:7

BH37\16

丁玲文集

第七卷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长沙

北京图书馆
藏书

B766748

丁玲文集

第七卷

责任编辑：王正湘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1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75 插页：3

字数：302,000 印数：1—910

平装： $\frac{\text{ISBN } 7-5404-0634-8}{\text{I} \cdot 513}$ 定价：6.00元

精装： $\frac{\text{ISBN } 7-5404-0635-6}{\text{I} \cdot 514}$ 定价：8.00元



1949年10月丁玲(前排右起第三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率团到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三十二周年庆典典礼。右二为沙可夫,左二为丁西林,左三为白杨。



1949年10月丁玲(右第一人)作为世界民主妇联理事会执行委员理事,与世界妇女领袖在莫斯科交谈。前座右二为西班牙妇女领袖伊巴露丽,右三为苏联的波波娃,左一为法国古久里夫人。

出版说明

丁玲同志是我国当代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女作家。她的作品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以数十年的创作实践，为我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出版她的文集，不仅可以满足广大读者阅读欣赏的需要，而且便于文学工作者研究她的创作成果和创作经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

这套文集收作者一生的文学作品及文学论著，包括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作、剧作、散文、文学论文。分卷出版。

这些作品在收入文集时作了仔细的校勘。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4月

目 录

在严寒的日子里	3
---------------	---

早期作品补遗

暑假中	199
潜来了客的月夜	239
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247
他走后	270
野草	283
年前的一天	292
不算情书	303
陈伯祥	311

欧行 散记

序《欧行散记》	319
国际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	320
十万火炬	328

通过《保卫和平宣言》.....	332
——在世界民主妇女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基斯维萨拉.....	335
伊丽莎白.....	347
苏联人.....	353
法捷耶夫告诉了我些什么.....	361
西蒙诺夫给我的印象.....	373
《旗帜》杂志编辑部给我的鼓励.....	380
苏联美术印象记.....	394
塔娜莎娃的《安娜·卡列尼娜》.....	401
乌兰诺娃的《青铜骑士》.....	408
记东方大学.....	415
儿童的天堂.....	418
——保育院	
苏联的三个女英雄.....	426
列宁格勒和保卫列宁格勒博物馆.....	433
莫斯科——我心中的诗.....	440
保卫和平，争取和平！.....	444
——旅捷散记	
春日纪事.....	459
——我们是兄弟	

在严寒的日子里

开 场 白

这本书要讲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四六年秋冬时候，地点在京张铁路（从前称平绥铁路）东段，靠着南山的一个小村果园村。抗日战争末期，这里是伪蒙疆政府统治下的一个小村，共产党、八路军在这时开始伸进这个村。这个村离县城十里路，离村不远的七里桥是日伪据点，安得有炮楼。村子里反动地主势力嚣张。村周围都是果树林，果地几乎占了全村耕地的一半。人们都欢喜检点果子，拿到城里卖现钱。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群众很不容易发动，开辟工作一时也不容易做到家。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这里解放了。冬天共产党发动群众，进行了清算复仇和减租减息的斗争，在斗争中整建了党和各种群众团体。一九四六年七、八月间，按照党中央的“五四指示”进行了土地改革，全村的面貌一新，有了点解放区样子。农民上台斗争地主了，戴着料珠镯子的农村妇女，扬起拳头直朝地主头上打去，真是开天辟地的新闻快事，在农历中秋节前，村里热热闹闹放鞭炮，挂分地的红榜，贫雇农、中农分得了一些农具、牛羊驴马、猪肉粮食、衣裳、摆设，还分了卖果子的钱。家家买布称花，准备暖暖和和过一个翻身年，人人都积极，起早贪黑在地里抢收刚分到的玉米、高粮、黄豆、谷子等……

可是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全国发动了反革命的猖狂进攻。毛主席在这年七月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指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华北解放区的党政军民，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平绥路两头的国民党匪军同时向张家口和铁路沿线的城镇进攻。张家口作了紧急疏散、撤退的准备。解放军在前线打得很好，铁路两边的翻身农民产生了解放军是不会失败的片面思想。十月上旬绥远的国民党匪军偷袭张北，张家口我军主动撤退，同时在东线沿铁路各城镇打了胜仗的解放军，也按新的部署向南撤退。一时部队、人马、枪炮、伤病员、弹药等，象河流决口涌向南去。在精神上准备得不够的沿河两岸的小村庄，立刻就陷入遑遑无主、忧心忡忡的日子里了。这本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这个小村庄——果园村的工作，在这一带并不是走在最前列的，比起抗日战争中那些老根据地，那些经过“扫荡”、“反扫荡”战争锻炼，有坚强的党的组织的堡垒村自然不一样。可是这里也有人民，有了新建立起来的党，有正确的革命路线。毛主席说过：“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散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一切都是要变的，要进步的，战争使这个变化，这个进步来得更快些。现在我们就来同这个村子里的人民一同斗争，一同经受痛苦和锻炼，共同努力，共同生长，为保卫既得胜利和为争取以后的更大胜利开辟途径吧。

“我们将斗争和流血，我们将无畏地直视敌人的愤怒的眼睛并战斗到最后一息。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我们的旗帜在山顶飘扬？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同志们的刀剑在闪烁，钢盔在发光？他们的队伍从四面八方逼近，他们从平原奔向我们，他们在歌声和乐声中走下山岗。宏大的决定性的日子，各民族战斗的日子已日益接近，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恩格斯）

第一章

天色黑下来了。炮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一阵一阵的传来。桑河的原野上却异常安静，只不时听到这里那里一声两声枪响。村庄也都静静地笼罩在浓厚的一层灰色里面，看不到一个人影。就连七里桥村也是这样。七里桥西离桑县城七里路，紧靠桑河，春夏秋冬除洪水来时都可以徒步过河，冬天就从冰上走过去。河对面是二区的教堂村，一个有四五百户的大村，再过阳河，就是新安地界了。从七里桥往前直到下游的合口村，也就是阳河和桑河合流为安定河的地方，一溜十几里，连着南山上下这一大片地的二十来个村子，都隶属三区。七里桥村原来住的有区政府，平时人来人往，五天一个集，显得很热闹，可是这时却死沉沉地。街两旁的人家，家家户户都把大门关得严严实实，好象没住人，连狗也不叫。村东头区政府的大门敞开着，不见一个人影。这里的人也走光了。村上老百姓一知道区政府也撤了，心中就更没有了底。他们心上全蒙上一层雾，裹得紧紧地，重重地。他们互相悄悄地告诉：“你看见没有，你知道不知道，看样子老梁也走咧。”或者就自个儿发愁：“呀，怎么办呢？”连前一天村支部、村农会反复宣传的，解放军走了，还有民兵，解放军今天走了，为的是明天一定要打回来，……都不放在心上，好象没有听

见过。

老梁的名字叫梁山青，喊他老梁，实际才二十四、五岁。他个子不高，有两竖浓眉，一对精灵闪烁的眼睛，举止很斯文，不象个拿过枪杆的，年龄不大，干革命却有年代了。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在山区老根据地就参加了儿童团，后来在抗敌后援会做青少年工作，在那里学文化，学政治，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参加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各种各样的斗争。一九四四年初，随着现在的县委书记王纯古插到这一带来开辟工作，四五年日本投降，他当了区委书记。全区的人都熟悉他，在三区，不管他走到哪个村，用不着提名道姓，半夜三更也叫得开门。村干部们大多是经过他培养提拔的。平日里要是没有他，大家还不觉怎么样，现在有一点风吹草动，所有的眼睛就都朝着他了。只要老梁在，人人心里都有底，摸得到方向，什么事都好办。这几天的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平绥路东线的仗打得很好，怎么一夜功夫，部队突然撤了，连县里的干部们一时也摸不清底细。地区只做了简单的通知，说到了南山后再联系开会。县上给区的指示就更简单了。梁山青是经过抗日战争磨练的，反扫荡中区政府搬家是家常便饭，背上小挎包，带着干粮袋，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地打游击，更觉得有兴味。但现在这里的村干部们大部分都没有经历过那样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而形势却又变得非常突然。他紧张地安排了各种工作，把区上人都打发走了，要他们到各村去联络，稳定人心，组织力量。凡是能在村子上站得住的干部们，都留在村里坚持工作，分配任务，保持联系。凡是不能公开活动，留在村里有危险的人，尽量拉出来，想方

设法多带些枪枝。他相信不管县政府搬到哪里，总是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他梁山青也决不会离开三区。原来区小队有十来个人，但不都是完全可靠的，第一是人数太少，第二是有些人胆小，在响第一次枪时，就可能跑回家去的。因为许多事都要他亲自布置，所以，直到这天下午他还没有离开区政府。他头天半夜得到县上一个简单的通知，天亮后电话就不通了。一早他派了一个人去县上，回来说，县城已经空了，干部们都走了，不知走向哪里，听不到任何消息。城里有些墙上已经出现了反动标语。传说宫门口失守，顽固军很快就要进桑县城了。还有消息说，敌人不止占领了怀恩土城，还在桑河下游过了河，从槐树川沿大路朝西南压过去了。这就是说已经抄到三区的后边去了。如果从那里再和县城东南边的狼湾那一溜沟道连接起来，三区整个区就算被包围了，这恩的干部就全部被围在网里，未来的斗争就更艰苦了。梁山青正准备离开区政府，才发现还留得有一个打杂的。他奇怪地说：“我不是要你回果园村吗？”那个打杂的笑了一笑：“我去哪里都一样，我也没有家。”梁山青只好说：“好吧，我们一道走，我这就到你们树上去，把你安顿在村里好了。”

这个打杂的名叫张小补，原是果园树的小羊倌，和他一个当家伯父一起给村上几户人家放单，解放后，在区政府的伙房打杂，表现一时好一时坏。这时他没有回村，因为有点害怕，心里想，现在这个世道，正是混乱的时候，知道风从哪边来，他怕走差一步，弄得两边都不讨好，遭人报复，不如跟定梁山青。他觉得梁山青是一个有能耐的人，又是一个亲切厚道人，跟定他不会出事，兴许还有点出息。

他们俩刚出村，在一个转弯的道上，梁山青忽然看见前边有一个影影绰绰的人影，一晃就拐过去了，似乎是个解放军。梁山青有点欢喜，又有些警惕，急忙追过去，拐弯后看清了果然是一个带枪的战士。梁山青喊道：“同志，同志！你打哪来，到哪里去？”

那个战士，既不回头，也不停步，反而走得更快了。

梁山青不觉犯疑，一边向前跑，一边喊道：“请你站站，我有话说。”

那个战士停了下来，粗声说道：“我有急事，我是收容队的，我们几个彩号走不动了，我来村上动员牲口的。”

梁山青接着说：“呵，那好，我们就到这村，替你找一挂大车。”

“不了，不能再回这个村，彩号们在前边一定等急了，我得寻他们去。”那穿军衣的人一转身，快步朝前走去。

梁山青赶忙追过去，连声说：“同志，还是一路走吧。我看你累了，坐上大车，你也能歇歇，赶路还快。只是彩号在哪里呢？要不要进村歇歇，喝口水？”

“在……前边村子里，赶路要紧，不进村了。”

“彩号在哪，果园村吗？”

“不，不，该到狼湾了。”

“啊，那你走差路了，走狼湾正要往回走呢。”

“对，不是狼湾，我要赶他们去了。”

梁山青在和这个穿军装的人对话中，听准了他的口音是本地人，于是问道：“你是哪个村的？”

“我是，我是……”